

## 〈靚靚盤花〉

黃湘芸 110141507

第一滴清露沿著大武山，在龍頸溪漾出旭日的輪廓，蒸上成為雲霧，揭過晨光隨著風送到屋卡，當孩子還在家中，嘴角垂滴著口水，阿婆已經到東柵伯公為今天盤上一盤圓滿的盤花，為孫子在湧泉中取一硃清水洗漱，希望孫子能得到伯公的保佑。

「哈啾！」

如果要說大武山形狀，那一定是我在被子裡拱起身不想起床的樣子，如果要問泉水的溫度，沒有人比我臉上掛的鼻涕還要清楚。我鍾詠恭，12歲，立志要成為能掌握天意的少年，但老天爺的旨意比風還要飄渺，所以平順渡日的方法我仍在實驗中。阿公總說希望我可以像忠勇公一樣勇敢、偉大，但是我覺得這件事太難了，一輩子只要平凡快樂，別像龍頸溪一樣彎彎曲曲的就好了吧？我相信遠方的太陽會同意這個說法。

「詠恭！起床啊！來！阿婆幫你洗臉！」一個婆婆、帶著顆粒感的聲音，用千里外的玻璃都能震碎的音量將我從被窩中拉起。

啪地一聲，冰涼的面巾打在我的臉上，瞬間所有的睡意都被嚇跑，留下臉上的露珠。

天啊！伯公啊、老天爺啊。這下子我連心都凍結了，阿婆你不是最疼愛我了嗎？為何要每天早上都對我的臉用刑？我想，今天註定又是不平靜的一天。

「詠恭！阿婆今天有跟伯公說，要保佑你平安快長大！」

「齁！阿婆！不是說要考試一百分嘛！我今天要考試耶！我已經很大了，你看！」我試著捏臉上的肉給阿婆看，希望他不要再許這個願，同學都說我的臉像塞了兩顆蘋果。

「細孖仔，來！阿婆看！」那雙可以一刀可以剁碎牛骨的手一把伸了過來，我馬上就為剛才比龍柱還直，不經思考的發言後悔了。

這下好了，阿婆這一擰，我看同學要說臉上塞的東西晉級了，是西瓜。

「阿婆！很痛啦！我要去上課了，掰掰！」

推開咿呀叫的木門，醒神的清香引著我鑽出貓巷，這是上學的捷徑，一下子就能到校門對面的伯公旁。有時後，隔壁阿鑿也會借我家的後門，穿過庭院來走這條巷子避免遲到，以後應該跟他收過路費，這樣我就可以在家輕鬆經營無本生意了。

伯公亭飄出裊裊輕煙，是阿婆早上奉的香，另一股清香是來自每天不固定花材，但固定形狀是圓圓的盤花，紅紅的圓盤好像我被招紅的臉頰，今天有新丁花，聽說它有添丁的意思，所以據說庭院以前只有阿公種給阿婆的梔子花，當媽媽嫁過來時，阿公才種了滿滿的新丁花。

嗶——！

哨子用那劃破天際的尖叫聲，叫停剛才已經咆哮了三分鐘的車陣，還給了我三十秒的寧靜，這也是奪赴戰場前最後的倒計時，原本飄香的花，聞著都像為我的分數送葬一般，不行！我要提請精神！拜託了！伯公！

我翻開人手一張的生死狀，鄭重地寫下了鍾、詠、恭三個大字，再生紙泛黃的色澤就像是沙土飛揚的戰場，密密麻麻的字句如千萬大軍向我襲來，而我，僅有一支文昌帝君加持過的蜻蜓牌 2B 自動鉛筆可以揮舞，猝仔在焦土上來回擦拭，渴望擦出我軍生存的空間，但隨著時間滴答滴答的過去我卻越擦越迷茫，在分針與秒針行走的刻間，我彷彿看見今晨的那縷輕煙，氤氳中帶走了我的殘兵敗卒為祭，飄了、散了、去了，最後餘下的是如新丁花般鮮豔的——滿江紅。

微涼，也許是羲和憐子，便剪下一片月光，將子時垂掛在空中的紗披在晨曦的肩上，水霧凝結成星珠，露在山馬茶花輕晃的白裙上，沿著裙擺的皺褶綴滿花瓣，讓香氣在空氣中綻出一抹純白的潔淨。

每天阿婆在露水剛要凝結時便會起身，然後來到鏡子前拾綴散落在鬢邊的銀絲，盤成俐落的小圓髻，接著便會拿起眉粉畫上兩筆遠山黛，似乎延著眉線就能拉回青春的模樣，也許就是這個看似不經意的兩筆，讓阿公每日都會摘一朵梔子花給阿婆。阿公說每天講「我愛你」會不好意思，但是梔子花可以幫他轉達，不但是阿婆喜歡的那種香花，它還代表永遠的愛，是可以一輩子相守的喜悅，愛分 佢个舖娘。

套上市場一件一百、兩件一百五的花衣裳，和一件黑色七分褲，阿婆帶著剪刀、三個印著「客家囍事」的紅圓盤和一個藤編的竹籃，套上黑底的花布鞋出門了，在剪下幾朵新丁花後便推開大門，走向前往伯公的花路，香花無色，色花不香，而盤花的花就是要色、香俱全，所以花材的搜集就要透過花香與明豔的花瓣來指引，阿婆採了電線桿旁的圓仔花、祥水伯田邊的美蓉與邱老師門口的夜合，最後再添上東柵伯公旁的山馬茶花就完成了。我曾問過阿婆為什麼不用買就好，她說是因為買的花一下子就能取得，而採集是要費時的，所以雖然不比花店的花美麗，但供養的是無比可貴的心意，阿婆一邊細細的解說，一邊俐落的將花材都剪裁到適當的大小，很快的一盤盤圓圓的盤花就好了。

阿婆用力的壓著青銅與鏽蝕交雜的幫浦，將採集來的花材用東柵伯公的湧泉清洗，清澈的泉水從過大武山涓涓而下，從出水處不斷湧出，劃過阿婆滿是歲月刻痕的手滴在花上，有了水珠的滋養，花朵們換了一口氣吐出清雅的芬芳，讓阿婆疊出今日的祈願，圓滿而美麗。

「阿婆！毋使用白花好無？」我望著白花，就想起了我幾乎空白的考卷。

「做麼个毋使用白花？」阿婆將花瓣整理好，做最後的修飾。

「新丁花也毋使好無？」那顏色像極了我的分數。

「細孃仔恁狗謀！都要忙死了還嫌！要不然明天你自己來用！」阿婆的遠山黛皺成一團一邊為花添水一邊說著。

聽到這裡我也不敢再說下去了，由於比平時更早出門，清新的道路讓我以為今天是假日，有別於平時的熙攘喧鬧的車流，現在好像連躺在路中央都身命無虞，

但沒時間讓我嘗試了，三叉路口的另一端我看見了熟悉的黑框眼鏡，如果再蹉跎下去，班長阿義就要比我早到學校了，難得早起我想要第一個到校！本著這樣的願望，使出百米衝刺的速度，我覺得自己像是脫弓的箭矢急速飛馳，但奈何巨人的一小步是我這個小人的一百步，阿義似乎在我起步的瞬間就看穿我了，他高大的身軀以子彈脫槍的速度硬生生地領先了我一大步到達校門口。

「你蓋遽！我跑都跑不贏。」我大口喘著氣，失望地看著他。

「你再說甚麼？甚麼結？夾？」阿義困惑地看著我，推了一下眼鏡，我看的出來他撐大鼻口吸氣的樣子應該也是有點喘，但為了表示好像一派輕鬆，便沒有像我一樣大口喘氣，真是愛面子。

「我是在說你跑得快！你聽不懂喔？」看著他疑惑的樣子我有點高興，畢竟每次老師提問，班長都能回答，這樣的他竟然也有聽不懂的事。

「是你講的不清不楚啦！看你喘這樣，講話是有誰聽得懂？你這麼早來做甚麼？半夜偷爬起來玩電腦喔？」

「哪有！我是去拜伯公！」我是去為了一天的運勢祈求，這可是正經事。

「什麼！你伯公這樣了喔？」班長伸出手，隨後彎曲食指，這是代表有誰「死翹翹」、「死定了」的手勢。

「呸呸呸！偌毋過身！詠恭是去拜拜！拜伯公！衰過！聽毋識客語！哼！」熟悉得聲音在耳邊響起，是我的伯公，秉祥，跟我的阿公秉豐雖然是兄弟，但個性跟我的阿公完全不同，他正生氣地拉轉著引擎發出轟轟轟的聲音，我瞄了一眼阿義，他現在全身僵直根木頭似的。

「你講什麼我聽不懂……。」阿義勉強地從齒縫擠出一句話，像我投向求助的眼神。

「哼！客家人就應該講客語，現在小孩都這樣！」伯公生氣的催了油門，頭也不回的走了。

「我們是國語人啦！聽不懂又怎樣，反正大家都說國語。」阿義看伯公走遠了，才轉頭向我說話。

「可是我們都是同一個伙房的，就算聽不懂應該都是客家人吧？不然叫做竹田人也可以吧？我們都住在這裡啊！」原來阿義真的聽不懂，發現這件事的我有點得意，但看他脹的像紅氣球的臉頰，我試著想要找點台階給彼此下。

「隨便你要怎麼說！就算你聽得懂，昨天的國文還不是寫的亂七八糟！我都知道！」說完阿義就扭頭去辦公室拿教室的鑰匙，頭也不回的走了，雖然有點生氣，但也被堵得無話可說的我只能灰溜溜地跟在他後頭，我看明天應該要叫阿婆不要用山馬茶花，皺皺的花瓣，也揉皺了我一天的心情。

跳珠戲紅瓦，濺起伙房藏在磚瓦中的記憶，洗去時間塵封的流年，歲月是刻在掌心的紋路，是那麼清晰可見的逝去，卻又像煙涼消散無以追緝，儘管如此我還是在想著，如果我有撐傘，阿婆就不會連花都來不及盤上而衝出涼亭，當我聽到叫聲回過頭時，看到的是漫天飛舞的花瓣輕輕落地，落在阿婆緊貼地上的腰間。我經常因為出神而摔跤，有時瘀青、腳也崙了，但不出幾天也就好了，可是阿公

卻說這需要住院，年至花甲的骨頭已經有如玻璃般易碎，總是可以把我抱起來的阿婆，原來和圓仔花的根一樣，輕折易斷。

今天的伯公廟裡沒有盤花，阿公說沒有盤花的日子至少還有七天。

伯公涼亭掛著的燈籠有二十一個，石碑上寫的不是竹田，而是舊稱頓物莊，上面有從昭和到民國被香燻上的濃黑，這些是我從晨曦的第一滴淚尚未落下時觀察到現在的結果，案前的香依舊吐不出任何信息來讓我悟道，我向左繞、向右繞，走到化胎看了看，又走到天公爐前望呀望，昨日殘留在屋簷上的雨滴突然落在我的頭頂，冰涼的觸感嚇了我一大跳，讓我想起每天將我扯離夢鄉的清泉，拍乾頭髮的同時，我看見了地上還有沒撿乾淨的龍柏，代表祥瑞、長壽的龍柏。我懂了，伯公！

穿過貓巷回到家中，我拿起阿婆的竹籃與盤子就往外跑，抓了門口的新丁花後，接著是阿婆一樣含蓄矜持的含笑花，還有阿公心中代表阿婆的梔子花，再往村莊裡走去，團圓的圓仔花、吉祥美好的桂花最後只差龍柏，最重要的龍柏要去哪裡撿？

「詠恭！你要去哪裡？」一個強而有力的聲音是來自班長阿義。

「我要去找龍柏。阿義在前幾天的對話過後他就很少跟搭理我了。」

「喔！阿太有，你跟我走。」沒等我回過神，他已經徑直往伙房裡走去。

「給，這是你要的那種吧？」班長爽快地伸出手來我卻有點不好意思拿。

「阿義，謝謝你。」思索片刻我也只吐得出這幾個字。

「喂！我們同一個伙房，我也希望叔婆可以快點好。」我看到阿義撇過臉，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原來他也惦記著前幾天我說的話。

「謝謝你！阿義，其實我們都住在地球，都是地球人啦！」我咧開嘴笑了。

「少噁心了！誰在跟你計較是不是一家人！你快走啦！」

這樣盤花的材料全部就湊齊了！在我瞥著手腳剪裁花枝的同時，隔壁的素雲婆婆看到便來幫忙、祥水伯也來指點，阿公跟秉祥伯公也來幫忙重新燃香換燈，路過的阿公阿婆都來湊熱鬧，也或許是大家也想念每天經過時這裡慣有的花香吧！

花，在空氣中鈿上了一抹清香，吹散到村民的臉上，為大家妝點一抹微笑，是時候來祈願了。

「伯公！請保佑大家平平安安，萬事如意！」這是最普通的禱詞，也是最深的期盼，對吧！阿婆！

註釋:

1. 阿婆、阿公:客家人稱奶奶、爺爺
2. 伯公:稱呼爺爺的兄弟或是客家人信仰的土地公
3. 阿太:曾祖父母
4. 細孺仔:小孩子
5. 愛分:要給
6. 傥:我
7. 个:的
8. 舖娘:妻子
9. 做麼个:為甚麼
10. 毋使:不要用
11. 好無:好嗎、好不好
12. 恁:很
13. 狗謀:可惡的，類似台語會說夭壽，像國語有時會說死小孩、臭小子等等
14. 蓋遽:很快
15. 過身:去世
16. 衰過:可憐
17. 聽毋識:聽不懂